

周易外傳

111
B41
153

• 王夫之著

周易外傳

中華書局

周易外傳

〔清〕王夫之著

王孝魚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7 7/8印張·169,000字

1962年7月第1版

196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901—3,800 定價 (9)1.10元

統一書號 2018·52 62.5.京經

點校說明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清康熙三十一年），學者稱他爲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是明清之際的愛國主義者，也是我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家。

王夫之的全部著作中，發揮哲學思想的主要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等。

周易外傳共分七卷，每卷又分若干論，前四卷論卦，五、六兩卷論繫辭，末卷論說卦、序卦、雜卦，這是王夫之關於周易的第一部著述。著者在周易內傳發例跋裏說「隆武丙戌，始有志於讀易」，「戊子避戎於蓮花峯，益講求之」。丙戌是一六四六年，也就是汀州陷落，唐王被執的那一年；戊子是一六四八年，明桂王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他在衡山起義失敗，奔赴肇慶的那一年。當時偏安廣西一隅的桂王朝中，權臣恣肆，朋黨交訐，人心離散，政權朝不保夕。王夫之力圖挽救，屢經危險，幾爲權臣所陷，最後因病去職。周易內傳發例跋裏又說：「乙未，於晉寧山寺始爲外傳」，乙未是一六五五年。由此可知，周易外傳是著者經歷多年政治鬥爭實踐，從廣西返歸湖南以後着手寫作的。在本書裏，著者除了表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以外，更重要的是系統地發揮了他的哲學思想，提出了許多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命題。

本書整理以曾刻本船山遺書爲底本，參照湖南省博物館周調陽依嘉愷抄本所作的校勘記和太平

洋書店排印本進行了校勘。嘉愷抄本有許多勝過曾刻本的地方，均依抄本改正。曾刻本中爲了避清廷的禁忌而作□□的缺字，也均按照抄本填補。所有校改處，底本應刪去的字，原字仍保留，加上（）號，排六號字；改正或補入的字加「」號。書中大多數校改處是據抄本改正的；三七頁一〇行係據劉毓松校勘記改正；一五〇頁二行係據太平洋書店排印本改正；一頁八行、二三頁五行、五三頁一三行、五八頁一五行、一一一頁五行、一三五頁一行、一三九頁六行、一四一頁一二行、一六三頁二行、一七一頁二和三行、一八三頁五行、二一八頁一五和一六行是點校者校改的。此外，全書加了標點，分了段。底本原來一篇文章分爲幾論的，每論各爲一段。現在，各論中又分了小段。爲了區別起見，在各論之間空一行。整理工作中，錯誤疏漏處一定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點校者識 一九六一年五月

目錄

點校說明 卷一

乾	一
坤	九
屯	三
蒙	四
需	六
訟	七
師	八
比	九
小畜	一〇
履	二
泰	三
否	五

同人	一〇
大有	三
謙	三
豫	四
隨	五
蠱	七
臨	七
觀	一〇
噬嗑	一
賁	三
剝	四
復	六
无妄	五
大畜	五
頤	七

卷三

大過	六〇
坎	六一
離	六三
咸	六五
恆	六七
遯	六八
大壯	六九
晉	七一
明夷	七二
家人	七四
睽	七五
蹇	七七
解	七九
損	八一
益	八三
夬	八五
姤	八六

卷四

萃	八八
升	八九
困	九一
井	九三
革	九六
鼎	九九
震	一〇一
艮	一〇三
漸	一〇六
歸妹	一〇八
豐	一一一
旅	一二二
巽	一二四
兌	一二五
渙	一二七
節	一二八
中孚	一九一

小過……………三

既濟……………三

未濟……………三

卷五

繫辭上傳第一章……………三

繫辭上傳第二章……………四

繫辭上傳第三章……………四

繫辭上傳第四章……………四

繫辭上傳第五章……………四

繫辭上傳第六章……………五

繫辭上傳第七章……………五

繫辭上傳第八章……………五

繫辭上傳第九章……………六

繫辭上傳第十章……………六

繫辭上傳第十一章……………六

繫辭上傳第十二章……………六

卷六

繫辭下傳第一章……………七

繫辭下傳第二章……………七

繫辭下傳第三章……………七

繫辭下傳第四章……………八

繫辭下傳第五章……………八

繫辭下傳第六章……………九

繫辭下傳第七章……………九

繫辭下傳第八章……………九

繫辭下傳第九章……………九

繫辭下傳第十章……………九

繫辭下傳第十一章……………一〇

繫辭下傳第十二章……………一〇

卷七

說卦傳……………一〇

序卦傳……………一一

雜卦傳……………一二

周易外傳卷一

乾

道，體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數；數資乎動以起用而有行，行而有得於道而有德。因數以推象，道，自然者也，道自然而弗藉於人。乘利用以觀德，德，不容已者也，致其不容已而人可相道。道弗藉人，則人與物俱生以俟天之流行，而人廢道。人相道，則擇陰陽之粹以審天地之經，而易統天。故乾取用之德而不取道之象，聖人所以扶人而成其能也。蓋歷選於陰陽，審其起人之大用者，而通三才之用也。天者象也，乾者德也，是故不言天而言乾也。

且夫天不偏陽，地不偏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君子不偏陽，小人不偏陰。天地其位也，陰陽其材也，乾坤其德也。材无定位而有德，德善乎材以奠位者也，故曰「天行健」。行則周乎地外，入乎地中而皆行矣，豈有位哉？是故男德剛而女德柔，君子德明而小人德暗。男女各有魂魄，君子小人各有性情。男不無陰，而以剛奇施者，其致用陽。女不無陽，而以柔偶受者，其致用陰。是故易之云乾，云其致用者而已。

由此言之，君子有情而小人有性明矣。故小人之即於暗也，豈無頓光不昧，知慙思悔之時哉？此

則乾之麗於小人者未嘗絕。惟恃其自然，忘其不容已，則乾不絕小人，而小人絕乾。故易於小人，未嘗不正告焉。穆姜筮占四德而懼，其驗也。六陽之卦爲乾，乾爲天，易不云天而云乾，用此義也。

或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所以使然者天地。天不偏陽，地不偏陰，所以使然者誰也？」

曰：「道也。」

曰：「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今曰『道使天地然』，是先天地而有道矣；『不偏而成』，是混成矣。然則老子之言信乎？」

曰：「非也。道者，天地精粹之用，與天地並行，而未有先後者也。使先天地以生，則有有道而無天地之日矣，彼何寓哉？而誰得字之曰道？天地之成男女者，日行於人之中而以良能起變化，非碧霄黃墟取給而來貺之。奚況於道之與天地，且先立而旋造之乎？」

若夫『混成』之云，見其合而不知其合之妙也，故曰『无極而太極』。无極而必太極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各有其時，一動一靜各有其紀，於是者乃謂之道。今夫水穀之化爲清濁之氣，以育榮衛，其化也合同，其分也纖悉，不然則病。道有留滯於陰陽未判之先而混成者，則道病矣，而惡乎其生天地也！

「夫道之生天地者，則即天地之體道者是已。故天體道以爲行，則健而乾；地體道以爲勢，則順而坤；無有先之者矣。體道之全，而行與勢各有其德，無始混而後分矣。語其分，則有太極，而必有動靜之殊矣。語其合，則形器之餘，終無有偏焉者，而亦可謂之混成矣。夫老氏則惡足以語此哉！」

故聖人見道之有在於六陽者，而知其爲乾之德。知其德之乾，則擇而執之以利用，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貞者，事之幹也，信也。於時爲冬，於化爲藏，於行爲土，於德爲實，皆信也。

然則四德何以不言智乎？家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則言智也。今夫水，火資之以能熟，木資之以能生，金資之以能鑒，土資之以能浹。是故夫智，仁資以知愛之真，禮資以知敬之節，義資以知制之宜，信資以知誠之實；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徹乎六位之終始。終非智則不知終，始非智則不知始。故曰「智譬則巧也」，巧者聖之終也。曰「擇不處仁，焉得智」，「擇者仁之始也。是智統四德，而徧歷其位，故曰「時成」。各因其時而藉以成，智亦尊矣。雖然，尊者非用，用者非尊。其位則寄於四德，而非有專位也。

今夫水，非火則無以濟，非木則無以屯，非金則無以節，非土則無以比。是故夫智，不麗乎仁則察而刻，不麗乎禮則慧而輕，不麗乎義則巧而術，不麗乎信則變而譎，俱無所麗則浮蕩而炫其孤明。幻妄行則君子荒唐，機巧行則細人捭闔。故四德可德，而智不可德；依於四德，效大明之功，而無專位。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知而後行之，行之爲貴，而非但知也。

惟不知此，故老氏謂上善之若水，而釋氏以瓶水青天之月爲妙悟之宗。其下者則刑名之察，權謀之機，皆崇智以廢德。乃知大易之教，爲法天正人之極則也。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逝者

逝矣，而將據之以爲德乎？

先儒之言元曰：「天下之物，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有得而後有失，非得而何以有失也？」

請爲之釋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則既推美於大始矣。抑據成敗得失以徵其後先，則是刑名器數之說，非以言德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就善而言，元固爲之長矣。比敗以觀成，立失以知得，則事之先，而豈善之長乎？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統大始之德，居物生之先者也。成必有造之者，得必有予之者，（矣）（已）臻於成與得矣，是人事之究竟，豈生生之大始乎？

有木而後有車，有土而後有器，車器生於木土，爲所生者爲之始。揉之、斲之、埏之、埴之，車器乃成，而後人乃得之。既成既得，物之利用者也，故曰「利物和義」。成得之未敗失者，利物之義也。

夫一陰一陽之始，方繼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來之際，止此生理爲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贊其德曰元。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德紹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間，亦且日生於人之心。惟嗜欲薄而心廓開，則資始之元亦日新而與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頃。

而程子雞雛觀仁之說，未爲周徧。要其胥爲所得所成之本原，而非從功名利賴之已然者爭敗失之先，則一也。意者，立成敗得失之衡，以破釋氏之淫辭邪？則得之爾矣。

釋氏之言，銷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使之相參相入，而曰「一念緣起無生」。蓋欲齊成敗得失於一致，以立真空之宗。而不知敗者敗其所成，失者失其所得，則失與敗因得與成而見，在事理之已然，有不容昧者。故獎成與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効，使知敗與失者，皆人情弱喪之積，而非事理之所固有。則雙泯理事，捐棄倫物之邪說，不足以立。雖然，於以言資始之元，則未也。

是故合成敗、齊得失以爲宗，釋氏緣起之旨也。執成敗、據得失以爲本，法家名實之論也。執其固然，忘其所以然，而天下之大本不足以立；以成爲始，以得爲德，而生生之仁不著。吾懼夫執此說者之始於義而終於利矣。

夫功於天下，利於民物，亦仁者之所有事；而以爲資始之大用，卽此在焉，則「享其利者爲有德」。亦且不知君子正誼明道之志，未嘗損失與敗而以爲非道之存。況天之育萬物而非以爲功者哉！元者仁也，善之長也，君子之以長人者也。成敗得失又奚足論之有！

易之有位也，有同異而後有貴賤，有應感而後有從違。若夫乾，則六陽均而成象者也；合六如一，不見其異；六均一致，不相爲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不殊，六龍皆御矣。

惟既已成乎卦也，則亦有其序也。不名之爲貴賤，而名之曰先後。先後者時也，故曰「六位時成」。君子之安其序也，必因其時。先時不爭，後時不失，盡道時中以俟命也。

乃均之爲龍德，則固不可得而貴賤之。初者，時之「潛」也。二者，時之「見」也。三者，時之「惕」也。

四者，時之「躍」也。五者，時之「飛」也。上者，時之「亢」也。一代之運，有建、有成、有守；一王之德，有遵養、有變伐、有耆定；一德之修，有適道、有立、有權，推而大之天地之數，有子半、有午中、有嚮晦；近而取之夫人之身，有方剛、有既壯、有已衰；皆乾之六位也。故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勉以乘時也。然則初之「潛龍」，其異於蠱之「高尚」，遯之「肥」明矣。大王翦商以前，公劉遷豳以後，周之潛也。十三年之侯服，武之潛也。而不特此。禮所自制，樂所自作，治所自敷，教所自立，未有事而基命於宥密，終日有其潛焉。有其「潛」，所以效其「見」也。

若秦之王也，穆、康以來，獻、武以降，汲汲於用以速其飛，而早已自處於亢。當其潛而不能以潛養之，則非龍德矣。非龍德而尸其位，豈有幸哉！故初之勿用，天所以敦其化，人所以深其息。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此之謂也。

天以不遠物爲化，聖人以不遠物爲德，故天仁愛而聖人忠恕。未有其德，不能無歉於物；有其德者，無所復歉於己。初之爲潛，龍德成矣。龍德成而有絕類於愚賤之憂，則大而化者二之功，邇而察者將毋爲二之所不（屑）（用）也。雖然，彼龍者豈離田以自伐其善哉？故曰「見龍在田」。

王道始於耕桑，君子慎於桔槔。尸愚賤之勞，文王所以服康田也。修愚賤之節，衛武所以勤洒掃也。故天下蒙其德施，言行詳其辨聚，坦然寬以容物，溫然仁以畜衆，非君德誰能當此哉！位正中而體居下，龍於其時，有此德矣。然則馳情於玄悅，傲物以高明者，天下豈利見有此大人乎？

九四之躍，時勸之也。九五之飛，時叶之也。上九之亢，時窮之也。若其德之爲龍則均也。夫乾盡於四月而姤起焉。造化者豈以陽之健行而估其終哉？時之窮，窮則災矣。然而「先天而弗違」，則有以消其窮；「後天而奉時」者，則有以善其災。故曰「擇禍莫如輕」。知擇禍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謂也。

宋、均之不肖，堯、舜之窮也。桀、紂之喪師，禹、湯之窮也。堯、舜不待其窮，而先傳之賢以消其窮，災不得而犯焉。禹、湯之持其窮也，建親賢，崇忠質。不能使天下無湯、武，而非湯、武則夏、商不亡，終不喪於夷狄盜賊之手。景亳之命，宗周之步，猶禹、湯晉諸廷而授之矣。

三代以下，忌窮而悔，所以處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災於秦、宋之季。秦祚短於再傳，宋寶淪於非類。彼蓋層層然日喪亡之爲憂，而罷諸侯，削兵柄，自弱其輔，以延夷狄盜賊，而使乘吾之短垣。逮其末也，欲悔而不得，則抑可爲大哀也已！嗚呼！龍德成矣，而不能不亢，亢而不能不災。君子於乾之終，知姤之始，亦勿俾嬴豕之蹢躅交於中國哉！

天積日以爲歲功，歲功相積而德行其中。然期三百六旬之中，擅一日以爲之始，則萬物聽命於此一日，德以有繫而不富矣！且一日主之，餘日畔之；一日勸之，餘日逸之；其爲曠德，可勝言哉！

夫「用九」者，天行之健，不得不極，故其策二百一十有六，自冬至子初授一策以極於大暑後之四日，夏功成，火德伏，而後天之施乃訖焉。則前乎此者，雖夏至當上九之亢，而乾行固未息也。故坤不

速期之半，而乾行過之。其剛健精粹自彊不息者，六爻交任其勞而不讓，二百一十六策合致其能而不相先。羣龍皆有首出之能，而無專一之主。故曰「天德不可爲首」，明非一策一爻之制命以相役也。

然則一元之化，一代之治，一人之生，一善之集，一日之修，一念之始，相續相積，何有非自彊之時？可曰得其要而不勞，擇其勝而咸利乎？故論必定於蓋棺，德必馴於至極，治必臻於絜仁。用九之吉，吉以此爾。

自老氏之學，以居鐔處後，玩物變而乘其衰，言易者惑焉，乃曰陽剛不可爲物先。夫雷出而華榮，氣升而灰動，神龍不爲首而誰爲首乎？德不先剛，則去欲不淨；治不先剛，則遠佞不速。婦乘夫，臣干君，夷凌夏，皆陽退聽以讓陰柔之害也，況足以語天德乎！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大哉！易不言中而可繹矣。夫離田而上卽「天」也，離天而下卽「田」也。出乎田，未入乎天，此何位乎？抑何時乎？析之不容毫髮，而充之則肆其彌互。保合之爲太和，不保不合則閒氣乘而有餘不足起矣。乘而下退，息於田而爲不足。乘而上進，與於天而爲有餘。不足則不可與幾，有餘則不可與存義。勉其不足之謂文，裁其有餘之謂節。節文著而禮樂行，禮樂行而中和之極建。是故幾者所必及也，義者所必制也。人爲之必盡，一閒未達而功較密也。天化之無方，出位以思而反失其素也。舍愚不肖之偷，而絕賢知之妄，日夕焉於斯，擇之執之，惡容不「乾乾惕若」哉！

夫九三者功用之終，過此則行乎其位矣。功用者我之所可知，而位者我之所不可知也。功用者太

和必至之德，位者太和必至之化也。德者人，化者天。人者我之所能，天者我之所不能也。君子亦日夕於所知能，而兢兢焉有餘不足之爲憂，安能役心之察察，殫數之冥冥者哉！此九三之德，以固執其中，盡人而俟天也。

若釋氏之教，以現在爲不可得，使與過去未來同消歸於幻妄，則至者未至，而終者杳不知其終矣。君子服膺於易，執中以自健，舍九三其孰與歸！

坤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者至，靜者不至。故乾二十四營而皆得九，九者數之至也；坤二十四營而皆得六，六者數之未至也。數至者德亦至，數未至者德有待矣。德已至，則不疾不速而行固健。德有待，則待勸待勉而行乃無疆。固健者不戒而行，調其節而善之，御之事也。无疆者從所御而馳焉，馬之功也。天以氣而地以形，氣流而不倦於施，形累而不捷於往矣。陽以樂而陰以憂，樂可以忘其厲而進，憂足以迷其方而退矣。則坤且凝滯裴回，而幾無以荷承天之職也。故易之贊坤，必贊其行焉。

夫坤何爲而不健於行也？流連其類而爲所繫也。西南者坤之都也，墮山峻巘之區也。據中國言之。君子之言，言其可知者而已。坤安其都而莫能遷矣。自然不能遷。且乾氣之施，左旋，自坎、艮、震以至於離，火

化西流以養子而土受其富，則坤又靜處而得隕天之福矣。其隨天行以終八位而與天合者，兌之一舍而已，又祇以養其子也。土生金。天下有仰給於彼，自保其朋，飲食恩育，不出門庭而享其宴安者，足以成